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1期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o. 1 2006
(第5卷) (SOCIAL SCIENCE EDITION) (Vol. 5)

民俗变迁与族群发展
——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祭祀

关溪莹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广州世居满族是珠三角地域的重要族群之一,他们曾在广州城内修建了八座满族宗祠,其特征与功能均与汉族宗祠存在较大差异。八旗官员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辛亥革命后,满族民众利用宗祠祭祀建构关于落广祖的历史记忆、增强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宗祠祭祀成为他们在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广州世居满族;宗祠;族群认同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06)01-0091-04

一、引言

广州世居满族①是清政府在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派至广州驻防的八旗官兵及其家属的后裔,今天大约有四、五千人。如今他们讲粤语、食粤菜,已经融入广州当地社会;同时,他们又保存了良好的族群认同,拥有本民族的民间团体,利用族缘增强团体凝聚力,争取到诸多发展壮大的机会。可以说,广州世居满族是我国城市散杂居少数民族中发展得比较好的个案。本文关注的是他们采取了哪些手段调整自身文化系统,既达到与广州社会融为一体的目的,又保存自身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修建宗祠是其中一项重要举措。

二、满族传统的祖先崇拜习俗

满族民众的生活中没有宗祠这个概念。满族的先人女真人崛起后,经历了从氏族到家族再分裂为家户的演变[1],在进入封建社会之前,其以八旗组织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业已形成,即使与中原文化交融之后仍然采用半军事化、半行政化的组织形式来结构满人社会,汉民族的血缘宗法体制并未在民间普及。"原来京旗旗人没有写'某省某县'籍贯的,因为他们都是军人,不是一般居民,他们的籍贯就是军籍,比如写'某旗某佐领下'这就是他们的籍"[2]。满族民俗传统中有自己独特的祖先崇拜的方式。东北满族在家中供奉自己的祖先。东北满族的房门东开,屋内三面是炕,西炕不准住人,是供奉祖先的地方,"堂屋(或西屋)供有各种神灵的小型偶像或祖宗匣,设供献牲"[3];也有的人家"祭祖时,把祖宗神位接到西炕(平日藏到棚顶),挂上观音、祖宗画像或家谱"等[4]。定都北京后,根据《八旗通志》的记载,只有上层贵族仿效汉人修建宗祠,在八旗兵营中没有

收稿日期:2005-11-12

作者简介:关溪莹(1974-),女,满族,辽宁人,民俗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化.

① 笔者对广州世居满族进行了两年的跟踪调查,通过参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通过深入观察和重点访谈了解广州世居满族的生存现状。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出现宗祠。“满洲八旗人，除有爵有祠堂照会典规定祭祖外，一般军家新年在家中祭祖。”[5]

三、岭南地域广修宗祠之风

宗祠是宗族后人供奉先人牌位，拜祭祖先的场所，它是汉族社会以血缘宗法制为核心的社会组织形式的表述方式之一。汉族的宗法礼俗在周代已经成形，《礼记·大转》中说：“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殷周统治者开创并利用层层相属的家族制度作为国家的统治制度，使国与家的治理统一起来。进入封建社会以后，随着土地所有权的分化和社会的演进（农工商业的发展，城乡对立，人口迁移等），封建宗法制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但是其依据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御外自治和建立等级网络的实质没有改变。北宋建国后，为了防备割据势力复辟，强化中央集权，带有宗族残余的封建家族制度与封建国家的政治制度紧密相联，成为基层封建政权的辅助力量。因此，宋代的封建宗族家族制其组织结构更加完备，自宋以来，封建宗族家族制度在全国农村都很普遍。

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在广东汉族三个民系中得到更为长久和普遍的保留。两宋时期，由于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入侵，两宋皇室和大批中原士民南迁到江、浙、闽地域，南宋末又前往岭南。民众多是合家合族南迁，他们将两宋时期完备的封建家族制度带入岭南，保障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由于岭南文化的包容与保守，中原的一些制度习俗往往滞留于此，封建宗族家族制度在广东普遍盛行。近代的封建家族制度有三个基本要素：首先，赖以生存的土地已不是分封的而是自置私有的，因此必须购置族田，这是收族的经济基础；其次是大修族谱，追宗溯源以加强族人的团结和凝聚力；再就是修建宗祠，敬宗奉祖，彰显家族声势。有学者认为，建祠堂和置族田是宋以降封建家族制度的重要标志[6]。广东祠堂之多、规模之大在全国富有盛名。“粤中世家望族大、小宗祖祢，代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相高。其曰大宗祠者，始祖之庙也。祀祠主鬯，必推宗子。同祖祢之养老尊贤，其费皆出于祠。贵者，富者则又增益祠业，世世守之，此吾粤之古道也。”[7]

四、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祭祀

广州世居满族虽然世代为平民，但是八旗兵营中设立了八间宗祠。这些宗祠的设置始于清嘉庆年间，至道光年间各旗就普遍建立起宗祠，分别设立在该旗驻防地区内，每间宗祠旁边还设有和尚寺一间，雇和尚代为管理香火。辛亥革命旗营解散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宗祠依然繁盛。

“镶红旗以‘同庆堂’的名义，于公元1948年清明节前夕进行春祭，并于1949年春祭时，恢复分‘胙肉’。在宗祠祭祖时，当众宰猪后，于翌日凭票到猪肉铺领取猪肉。在当时也算是一件大事情。春祭时，该旗男丁均聚集于宗祠，进行‘祭祖’，实质上也是一次以旗为单位的聚会。在分胙肉上，还突破了过去只分男丁，不分女人的旧习惯，凡是镶红旗的男女人丁（包括外嫁的满族妇女，及娶入非满族的媳妇等），均在分配之列，胙肉虽少，但意义却很大，该旗子孙皆大欢喜。”[8]

建国后，仅剩下镶红、正红、正黄三间宗祠的房产[9]。据满族联谊会工作人员关秀娟女士介绍，正红旗祠堂后来被用做满族小学的课室，六十年代初她们在满族小学读书的时候，教室后面有一道幕帘，后面是宗祠所供奉的祖先牌位，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前后都有正红旗族人来拜祭祖先①。文革时期，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才消亡。据笔者的访问排查，经过一个世纪这八家宗祠只有

① 访谈对象：关秀娟，满族，广州市满族联谊会工作人员，五十岁，自幼生长在广州满族聚居区，在满族联谊会工作多年。访谈地点：广州市越秀区关秀娟女士家中。访谈时间：2003.7.17。访谈地点：广州市满族联谊会。访谈人：关溪莹。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正红旗宗祠尚可找到遗址, 即位于越秀区光塔路 89 号的广州市满族小学所在地, 其他的满族宗祠都无迹可寻了。

五、类宗祠: 记忆与凝聚

民间记载修建宗祠缘于"正红旗一个名和顺的佐领, 鉴于驻防广州满洲八旗子弟对先人应有一个供奉的地方, 作为祭祀之用, 于是仿效广东汉族祠堂的形式在正红旗范围内的西濠街设立'宗祠', 供奉该旗各先人牌位, 后各旗陆续模仿", 可见, 修建宗祠是他们受到岭南地域"大兴宗祠"的民间社会风俗影响的结果。但是广州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与汉族的有本质区别, 其核心不是宗族而是八旗行政组织, 因此满族的宗祠形式上虽然与汉族类似, 但是具体做法上与汉族又不相同。

首先, 汉族祠堂是一个姓氏设一间, 而满族的宗祠是以旗为单位, 一个旗联合设一间, 包括旗内各个姓氏。其次从灵牌的设置来看, 汉族宗祠内祖先神祖牌位, 按世代辈续长幼分列, 上尊下卑、左长右幼[10]。神主牌上书写死者生辰八字, 死亡年月日, 承祀者名称等[11]。满族宗祠"每间宗祠都有三进深, 在第三进内设有神龛三座, 中座放着各姓祖先的牌位, 同一姓氏的落广祖设一个牌位, 每个牌位以族谱形式, 自上而下分别写上各代已故男丁的名字, 但绝无写配偶名字, 左右两座则分别安放绝嗣单人牌位"①。宗祠中不是只供奉一个姓氏, 而是旗中所有姓氏。灵牌上只有名而无姓, 沿袭着满族"随名姓"的风俗。再次从祭拜的形式来看, 广州世居满族与当地汉族一样都行春秋两祭, 但是当地汉族祭祀的主祭者必是大宗之子即长房嫡子, 八旗宗祠祭祀由旗中公选出的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最后, 在功能方面, 广州汉族宗族祠堂除了供奉祖先和祭祖的功用外, 也是族人集会议事的场所, 还开办私塾或义塾, 教育族内子弟。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仅是族人拜祭祖先的场所, 没有汉族宗祠复合性的功能。

为什么在广州满族的生活中会出现"宗祠"这一民俗事象? 广州满族生活在汉族民众的包围之中, 岭南民俗文化特有的包容力量使之自然而然地受到汉族宗族传统的影响, 出现了以"旗"为单位的八个"宗祠"。需要注意的是, 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祠"。宗祠是宗族制度的产物, 宗法家族制度是一种与土地紧密联系的制度, 而且与手工劳动的小农经济方式相契合, 宋以来, 置族田与修宗祠两大举措相辅相承, 是封建家族制度得以延续的基础条件。八旗子民派驻广州后, 没有获得土地, 他们是吃皇粮的军人, 不参加农业生产, 其社会组织形式依然是八旗组织。尽管五十余年后, 满族民众在广州繁衍出家族体系, 但是他们没有宗族渊源和历史, 同样也不具备产生宗族的条件。因此, 他们的宗祠只是一种"类宗祠", 没有发挥汉族宗祠的诸多复合功能, 仅是以满族的特殊组织"旗"为单位而设置的祭拜祖先的场所。

八旗官员动用公款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 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 这一补充采取了"类宗族"的社会控制形式。但是八旗宗祠能够在旗营中存续并成为八旗民众民俗生活的组成部分, 说明它确实发挥了一些有益的功能。可以说, 宗祠的出现是满族民众在广州采取的一种特殊适应策略, 一方面使自己自然而然地与岭南的文化传统融合, 另一方面继续强化了自身的社会控制体系。他们通过设立宗祠, 将千里迢迢奔赴南疆, 在异质文化中艰难生存的社会记忆一代代延续; 他们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全"旗"祭拜, 增强这个异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的族群认同和凝聚力, 同时潜移默化地将自身融合到广州当地社会中。

① 访谈对象: 汪宗猷, 满族, 83 岁, 广州市满族联谊会创始人, 满族联谊会主席。访谈地点: 广州市越秀区海珠中路 123 号广州市满族联谊会。访谈时间: 2002 年 10 月 21 日。访谈人: 关溪莹。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

相对于汉族民众而言,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和祭拜活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和功能。祖先崇拜是广大民众的民俗生活中比较稳固的部分,在汉族宗法社会和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它可以传承几千年,内容和形式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当生存时空发生急遽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它可能发生实质性改变,例如广州世居满族民众的生活中就出现宗祠祭祀的祖先崇拜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信仰方式的转变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也就是说,群体迁移是其发生的前提条件,但是真正导致宗祠出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广州世居满族的存续和发展意愿。他们将这种新民俗作为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有效措施,积极采纳、代代相传,宗祠祭祀成为他们在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手段。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在后农业社会,民俗文化的变迁逐渐脱离自然而然的状态,时空环境的改变、民俗主体的意愿等均可能成为推动其变迁的重要因素,这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1] 高丙中. 东北驻屯满族的血缘组织——从氏族到家族再到家户的演变[J]. 满族研究, 1996,(1).
[2] 金启综. 京旗的满族(续)[J]. 满族研究, 1989,(2).
[3] 富伟主编. 辽宁少数民族婚丧风情[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4:59.
[4] 杨 旸主编. 中国的东北社会(十四—十七世纪)[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1:312.
[5] 金受申. 老北京的生活[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9:137—139.
[6] 黄淑娉.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408.
[7] 清°范端昂. 粤中见闻[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51.
[8] 汪宗猷. 广州满族简史[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101.
[9] 汪宗猷主编. 广东满族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136.
[10] 黄淑娉. 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M]. 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414.
[11] 叶春生. 广府民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177.

Folklore Variance and Ethnic Group Development ——Guangzhou Manchu's Sacrifice in Ancestral Hall

GUAN Xi-ying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Guangzhou Manchu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ethnic groups in pearl river drainage area. They used to build eight ancestral halls in Guangzhou city, which were different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ancestral halls. They were benefical supplement for martial, executive administrant system in eight-flags battalion. After 1911, Guangzhou Manchu utilized ancestral hall to construct history memory about their ancestors, strengthen ethnic group self-identity and cohesion.

Key words: Guangzhou Manchu; ancestral hall; ethnic group self-identity

?1994-2015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